



## 光明故事

## 茉莉花开

□王忠华

对茉莉花的喜爱，缘于四十多年前的一个盛夏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工厂的十几排家属楼在县城东郊的旷野上齐刷刷地耸起，灰色的水泥外墙洁净、清爽，明晃晃的玻璃窗齐整整地镶嵌其中，成为郊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行色匆匆的人们在朝夕日升日落里，从这个沸腾的院区，从四季敞开的两扇大门里进进出出。门前，一条并不开阔的黄泥土路，向西向东笔直地从周边村庄的田地间穿行而过，伸延至远方。紧邻着黄泥路的沿上，是一排用木架和钢管混杂搭建的简易小棚，远远望去，就如雨后簇生的蘑菇，大大小小，错错落落。

棚里有卖肉的、卖鱼的、卖菜的、卖瓜果的，还有卖各种熟食食品、杂粮和灌煤气的。偶尔也会来辆卡车，车上的扩音喇叭不间断地喊着卖衣服、床单、被罩。卖鸡蛋的是个老太太，蛋筐旁边隔三岔五会有只被捆绑着双腿的鸡趴在那里……

市场虽小，却满足了居住在这十几幢楼里的人们灶火锅前的日常所需。饭烧至中途，煤气熄了，家中的男人便站在那扇敞开的大门旁吆喝一嗓子“送煤气的”，煤气师傅便扛着装满煤气的罐子送上门来。厨房少了伙头料，腾不出手的女人便吩咐孩子：“去，到小市场买把香菜、葱或韭菜。”

犹记得有一年盛夏，土路最西端的拐角处，多了一个卖凉拌菜的人，三十出头，头上戴着纯白色的工作帽，削瘦的脸庞上总有刮胡须留下的青色的痕迹，佝偻着身子。他看来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，走起路来左晃右摆。听说他是下岗工人，“下岗”这个字眼曾经让无数人不知所措地彷徨过，甚至诚惶诚恐地对生活产生过渺茫的心理，但眼前这个男人，在他每天忙碌的日子里，在风来雨往里，总以一抹清新的微笑对待来往的人，将凉拌小菜打理得井然有序。透过洁净的玻璃外罩，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拾掇得干干净净，几十个不锈钢的盆里盛着拌凉菜所需的黄花菜、桔梗、洋姜、萝卜条、腐竹、豆皮、葱头、木耳、蒜水及麻油。其纯正的味道，满足了众多人的口味，因此每天来摊前买凉拌菜的人络绎不绝，盛夏里尤其火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还新增了扎啤。我每次好奇的不是他拌凉菜的风味，不是在意他和颜悦色地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而是在玻璃柜子的上方左下角，有一个很大的盛茶水的瓶子，瓶子里经年盛有茉莉花茶，花多，茶少。

盛夏时瓶子居然还是新鲜的茉莉花，整朵整朵洁白的花儿与少许舒展的绿色茶叶，在水中沉沉浮浮，茶叶交融。我常想，倘若续水时，拧开盖子的瞬间定会碰一鼻子香吧。

不忙时，他会坐在身后的木椅上，悠闲地喝着茶水，如荒草野藤自在坦荡地生存着。我不免对他产生了些许敬畏之心了。一日晚归回家，暮色中他仍是先前的装束，坐在那条被破的木长椅上，续着水，喝着茶。桔梗一份，洋姜一份，他娴熟地将我要的凉菜打包装好。“还需要什么？”这是他打包完凉菜，无论生意多忙，定不忘说的一句话，我自以为他是个很会做买卖的人。

“这么晚下班。”他又热心地补充了一句。我见四周无人，终迎着他关切的目光，扭头望向搁在柜子左角上的那个盛水的瓶子，询问起有关茉莉花茶的事。

角上的那个盛水的瓶子，询问起有关茉莉花茶的事。

“我亲手栽植的茉莉花，花多，便自制了茶，不金贵。”他的脸上还是那抹清新的微笑。

“能送给我一棵吗？”话一说出，我又觉得是那么唐突，脑海里瞬间袭来那被拒绝的尴尬局面。

“十二号楼一单元一楼西，你回去我家，我稍等会回去。”顺着他的手势，我与他同时将目光投向柜中盆子里所剩不多的菜。从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当一个人的愿望在别人欣然的许诺下获得了满足，心中是多么地愉快与高兴，就如溽热的盛夏里吃到那口冰浸的西瓜，浑身通泰。

晚些时，我按着方位找到了他居住的楼区。当我走近那扇浅绿色的木门前，一波一波的清香便从半掩的木门里挤出。敲门进入，惊到我的不仅仅是盆盆灿然开放的茉莉花，还有小院充满文艺味的设计。空中吊的、墙壁挂的、窗前搁的，垂坐着的，攀爬着的，各有其形的绿植让简陋清冷的小院顿时丰富多彩起来。依着南墙根下，是用宽窄窄窄的木板钉制的花盆；精巧的木栅围栏下，黑黑松软的土壤里扦插着茉莉幼苗。它们或矮或高，每个枝端都撑着伞状的花儿，洁白如绿叶间顶着的一层落雪。细碎的花儿，挨挨挤挤地如邻家的姑娘聚在一起细说着心事，浅翠的花芯直挺挺地探入空中，散发着令人陶醉的香气。灯光下凝脂似的花瓣似镀上了一层层金黄，兀自安然地开着，像极了眼前的主人家。我不禁在心里感叹着，拥有这样小院的人是多么的幸福。

他说这些茉莉喜阳耐旱，皮实好养，对土壤没有什么苛刻要求；大都晚上开花，气味浓香；花期很短，一整天就会凋零；凋零的花儿会逐渐变成紫红色，他自称为“紫茉莉”和“晚饭花”。

担心过多地打扰麻烦人家，我带上一棵茉莉花幼苗，便匆匆地离开了，夜色里传来他悠长的声音：“夏天花开得多，可用鲜花直接泡茶，甘甜润喉的。”

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笔尖茉莉，是茉莉族群里唯一的可用鲜花直接制作茶饮的，香气是虎头茉莉、双瓣茉莉、风车茉莉无法匹及的。向阳而生的它，每年的盛夏就像一位从不失约的老友，花开满冠，洁白如雪。我从未舍得将花儿摘下来制成茶饮，终也没能品到那甘甜润喉的味道。

搬离喧闹纷杂的院区已十多个年头了，曾驱车匆匆地路过那里。楼区仍是那般耸立，新粉刷的外墙掩盖不住岁月留下的斑痕与苍老，黄泥路早已拓宽成开阔的沥青路。栉比鳞次的高楼在田地原野上赫然地立着，再也找寻不到它最初的模样了。我将车停靠在路边，停靠在曾经被叫做“小市场”的地方，就这样静静地、久久地回望着。有人从身旁走过，好奇地回望着我。他们并不知道，这里曾有个人间烟火的小市场，有一个卖凉拌菜的下岗工人，他积极向上，从容、淡然地如盛开的茉莉花般地感染着身边的人，在炎热的盛夏给人带来了一片清凉。

此时，“一卉能令一室香”的笔尖茉莉正满树繁花、清香不绝，让我想起那首家喻户晓、曲调柔美的民歌《茉莉花》……

小时候，我家屋后有块菜园。春天，母亲特地留了一块地，说，孩子们平时没什么吃的，种两排向日葵吧，也好当零食。

初夏的阳光和雨水充足，向日葵像跳高运动员，一下蹿到一米多高。笔直的茎秆，水竹般大小，整齐地排列着，像晨练中的士兵。

五月煦阳暖照。沐浴在阳光里的向日葵比菜园里的其它菜长得更快更好，这时，它顶端茂密的绿叶丛中出现了汤圆大小的淡绿色花蕾，花萼包裹着，粉嫩得很。

那天放学回家，母亲正在菜地里锄草。我仰头问她：“听说向日葵会自己转动，是真的吗？”“你自己去观察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”母亲微笑着说。

于是，每天上学前和放学后，我都会到菜园看看向日葵。

向日葵又长高了一点儿。花萼正慢慢伸开，金黄的花瓣层叠，变成了中间黄外边绿的绣球。

让我惊奇的是，早晨出门时，它还朝着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，下午，它竟然跟着太阳转到西方了。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它又悄悄转回到太阳升起的方向。

接连几天，向日葵都照着这个规律转动。它们像约好了似的，几天前还是一枚拳头大的绣球，现在又齐刷刷地变成了瓷碗大小的花盘。花瓣已完全打开，正对太阳，金灿灿的，如一团团跳动的火焰，招来一群蜂儿蝶儿在花盘里快乐地打滚。

“真好看。”我说。

“长势喜人哩，今年向日葵要丰收了。”母亲笑盈盈地应道。夕阳把母亲瘦弱的身影拖得老长。

“可是，向日葵为什么会跟着太阳转动？难道它长有眼睛？”我的心里充满疑惑，“会不会是它要紧盯着太阳不让它逃走啊？”

母亲轻轻拧了一把我的小脸，温情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向日葵怎么会长眼睛呢，那是因为向日葵的生长需要阳光，所以太阳升到哪儿，它就会跟着转到哪儿。当它成熟时，就不会跟着太阳转了。就像你一样，你的成长也离不开阳光。等你长大了，你也会离开母亲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的。”
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又过了几天，向日葵越来越饱满。花盘开始微微下垂，花儿开始慢慢萎谢。它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真的不再像以前那样跟着太阳转动了。

秋天，母亲把向日葵摘了。我帮着母亲把向日葵抱进屋，沉甸甸的。母亲把葵瓜子洗净、晒干，用温火炒了，放进瓷坛。每天上学，我都会抓一把放进兜，心里头满是喜悦……

之后的每一年，母亲都会在菜园里种一垄向日葵，直到她倒下的那一年。

后来，我到外地求学，又辗转工作。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，少不了点一盘葵瓜子。嗑着瓜子，喝着清茶，眼前总会浮现出母亲那温情的双眼、瘦削的脸庞，在茶香里萦绕……

随着年岁增大，我渐渐懂得：母亲就是我心中的太阳，而我就是那棵张大“眼睛”跟着太阳转动的向日葵。

葵花向阳  
心香一瓣  
□毛君秋

我生命的阳光，是书。喜欢夜幕垂落的时候，守一盏茶，倚着窗，在一首循环的小调里翻阅。“妈妈，妈妈，蝉蛹，蝉蛹。”我的研读是被女儿打断的，她嚷嚷着，惊喜翩然，两手拢成的小碗里，盛着一只爬挠的蝉蛹。

在这个早晨，我已经看到一只蝉壳，趴在竹篱上，这很正常。无蝉不夏天。蝉，是夏天的标配。可是，已经跨进七月的扉页，却很少听到蝉鸣，算是意外了。是夏天病了？还是岁月无情？埋没了蝉振翅枝头高歌的欲望。

这蝉蛹出土得有点性急，是夕阳霞艳时，女儿在黄瓜藤蔓上发现的。我把蝉蛹接过来，像招待客人一样，先放在竹篱上，最终又挂在窗外的纱扇上，这样离我最近。

晚饭后，窗外的灯影里，女儿坐在软凳上，双手托腮，静静地等着蝉蛹变幼蝉的那一刻辉煌。对女儿来说，这抑或是一个梦，她要把梦做完。夜深了去，但终是抵制不住睡意的侵袭。

我捧着书，听到窗外窸窣作响，有“吱吱”声时断时续。误以为有风吃过，或者是鸟和老鼠。未在意，继续翻书，当书中在描述“风声、蛙声、蝉声、草香、花影”以及“青竹如织、风吹蝉鸣”的舒爽意境时，又听到窗外“吱”声依旧。因入书太深，竟把蝉蛹挂窗这茬忘死了，我拍一下脑门，起身，擦开窗帘。

一只蜕变的幼蝉，那叫一个漂亮，新媳妇似的，浅绿的身子，淡黄的羽翼上薄薄地布满一条条细腻纹络，像印花，像河流，像骨架。最有神气的是眼睛，圆瞳清澈，圆溜溜地突起，汽车前面两盏大灯似的，有夜无黑。

有答案了，是这只幼蝉自修声乐。“吱——吱”，韵律由低到高，由短促到悠长，由怯怯的生疏到稚嫩明朗。如女儿声情并茂，优美地诵读诗文，如风的碎片歌在瓦楞上，一个不慎，跌落到檐下的花花草草间。

我又开始翻书。又是蝉“吱吱”的清噪，又是短暂的高音调试。仿佛大幕拉开之前歌唱家的演习准备，怕出一丝丝差错，严谨认真。然后扯开喉咙，吴侬软语，饱含激情，恰似深闺女子“三叠琴心音一缕，躲在绿阴深处”。

再次撩开窗帘，尽管声响极细微，还是让蝉的歌叫戛然而止。我不小心碰到窗台上的长寿花，小东西一吓，失了先前的和谐，薄翅抖动，慌张地扒贴到窗帘上。见我手指趋近，翅膀剧烈煽动。我故意按住，它激情勃发，竭力挣扎，腿脚乱蹬，表现出铮铮的傲骨气节。

夜色中，蝉色比夜色更浓，在这段时间，已经浓重成一截黑炭头。我捏紧它的脊背，放回长寿花枝上。它不飞，不躁，隐于花叶间的身影安静、笃定。等蝉鸣再起，音质完成蜕变，突破到一个质的高度，刚才还有点细嫩娇羞的青涩，变得嘹亮、清越、婉转、流畅。

蝉振翅飞去的声音，被我捕捉到了。它也许飞到了美丽的木槿花间，也许飞到了玉兰叶的葱绿中，也许是飞到了树冠丰满的老槐树梢头，也许回到了绿意蔓延的黄瓜藤蔓上。总之，蝉无论飞去哪里，那里都是它的演唱舞台。

女儿醒来，揉着眼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妈，咱家那只蝉呢？”没等我回答，她就跑到了窗前，看到的是一只没有生命的蝉壳，深褐色，像半透明的茶色玻璃，前背中有一条裂缝，正是蝉的重生之道。正好，有蝉鸣从树上掉落下来，我说：“这就是咱家的那只蝉。”

渐渐地，蝉鸣多起来，由独唱到合唱，浩浩荡荡的排场，交响曲热情奔放。女儿想起来就说：“妈，就咱家那只蝉，唱得最是美妙悠扬。”

这是夏天的故事。蝉，是热烈的歌者，一只，就能唱响整个夏天。

## 哲理小簿

□刘云燕

## 抬头见喜

理。两年后，可爱的儿子也出生了。

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做过一次大的手术，妈妈快七十岁了，日夜不离地陪伴着我，交给其他人，她都不放心。我疼得彻夜难眠，妈妈就陪着我，给我按摩，陪我聊天。我就苦笑着对妈妈说：“妈，你还说我是有个福气的人呢，这么难受。”妈妈却豁达地笑笑，说：“你当然是个有福气的人，你看，手术这么顺利，而且病理是良性，养养就没事了。正好也能陪陪妈妈。等回家了，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就这样，我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妈妈悉心的照顾，果然很快就恢复了。我暗自想，自己我真的是个蛮有福气的人。

后来，我开始学习写作，坚持不懈地把生活中的点点小事落在笔端。每每豆腐块文章发表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发给妈妈，因为妈妈是我的“铁粉儿”。妈妈总是赞美着：“闺女，真棒！”让我有了十足的信心，仿佛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作家一般。每每收到几十元的稿费，妈妈更会夸张地说：“我们可以去享受一顿大餐了。”在她眼中，她拥有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女儿。

后来，我发现那几只喜鹊特别喜欢我家，经常会来“叽叽喳喳”地叫，是因为妈妈会准备“美食”。而我也一直笃定地认为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如此温暖、阳光的妈妈。是她告诉我，只有心向阳光，凡事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心中有光，才会抬头见喜……

投稿邮箱:ytrbzkb@126.com

